

## 楔子 無影腳大顯神威

如果知道看書就會穿越，朱玉顏絕對不會去看那本《陶聿笙傳》。

《陶聿笙傳》是古代晉商、一代鉅富陶聿笙的生平傳奇，陶聿笙此人相當年輕便嶄露了經商的天賦，先是鬥垮了同為太原富商的朱家，之後生意越做越大，在皇帝面前露了臉，還以家產助皇帝敉平了一樁造反，最後做了皇商，娶了公主，終成一代首富。

在現代身為商場女強人的朱玉顏，逛街時隨手拿起一本書，正是這本《陶聿笙傳》，然後被簡介吸引住了。

簡介形容陶聿笙外貌豐神俊朗，行事光風霽月，允文允武有儒商之風，換成現代的說法就是高富帥的學霸還會打架，比起她生意往來合作的各個總裁經理，大多腦滿腸肥，要不就色慾薰心，陶聿笙這形容簡直好得不只一星半點，怎麼不讓人有點遐想？

於是她昏了頭買了這本傳記。

遐想歸遐想，她當真沒打算與他來個相見歡，誰知道在她書才看了一半的隔日，一覺醒來就發現自己來到了書中的時代。

朱玉顏無奈地舉起玉臂，晃了晃那真絲宮緞的廣袖，袖口繡著圈細密的花草圖案，好看是真好看，累贅也是真累贅，不知古代人怎麼受得了這樣繁複的衣物。

之後她抬頭沒精打采地看去，屋子是古代的朱閣青樓，擺設是古代的鼎鑄玉石，甚至還有個綁著雙鬟髻的丫鬟在眼前晃來晃去。

第一百零八次確認，她真的穿越了，唉！

或許是她的長吁短嘆太過惹眼，丫鬟青竹氣憤又帶著絲自憐地說道：「大姑娘還在難過嗎？實在是太太過分了，仗著執掌中饋，總是把好的往自己屋裡扒拉，彼時二爺送回來的布匹明明是給全府的人做夏衣的，她卻把最好的幾匹錦緞都取走，不要的布料才丟給咱們……」

朱玉顏虛弱地瞄了青竹一眼，她哪裡是難過？她這是熱的！時入三伏天還穿著三層衣服，難道不會中暑嗎？

青竹見大姑娘聽完自己的話，似乎更沮喪了，想著許是大姑娘不愛聽自己總被大房欺凌，便換了個語氣，改口勸慰道：「其實絲緞價值雖不比錦緞，但也算是上好的衣料，正值盛夏，那錦緞繡金描銀的，穿著多熱啊！這會兒二爺不在，咱們海棠院分不到冰，絲緞輕薄上身更舒服呢！」

朱玉顏聽到了重點，「所以我爸……我爹在的時候，咱們院子裡是有冰的？」

青竹點了點頭，神色有些迷惘，「大太太說酒樓不賺錢是二爺沒做好，所以夏日的供冰就暫停了，大姑娘不是前陣子才說忍一忍就過去了？」

做事一向張揚從不吃一點虧的現代女強人朱玉顏，乍聞這等逆來順受的話，差點一口氣沒喘上來。

聽了好些日子這丫頭的嘮叨，朱玉顏知道自己穿越，成了《陶聿笙傳》裡陶家對頭朱家的二房嫡女。

那二房嫡女和現代的她同名同姓，書中占的篇幅都不知有沒有一頁，性格卻是懦

弱沉默，當初看書時就看得她心裡一把火。

既然同叫朱玉顏這名字，能不能有點出息！

明明朱家的財富都是原主的爹二爺朱宏晟一手打下的，但因為他膝下無子，而大爺朱宏祺及其妻姜氏有兩個在書院讀書的嫡子，這就穩壓二房一頭。

掌權的朱老太太偏愛長子一家，只把朱宏晟當成賺錢工具，而朱宏晟日日在外經商忙碌，即使疼愛原主卻也無暇教導，其妻王氏又早早過世，到最後在朱宏祺一家子明裡暗裡的折磨下，原主養成了一副委曲求全、窩窩囊囊的性格。

朱家的事業主要是南北貨鋪子及酒樓，遍佈在太原及晉地的幾個大城，原本朱宏祺負責鋪子，朱宏晟負責酒樓，誰知南北貨鋪子在陶聿笙橫空出世後，很快就被弄得關門大吉，至於朱家酒樓卻是蒸蒸日上。

如此朱宏祺自然不甘心，挑撥朱老太太逼著朱宏晟把朱家酒樓的管理權分給他。

朱宏晟無奈，想著反正以後也是兩個侄子的財產，便同意交出，結果朱宏祺因平庸無能，做過許多錯誤的決策與投資，陶聿笙又見縫插針開了陶家酒樓，導致朱家酒樓生意大受影響。

這便是朱家沒落的開始，也是現代的朱玉顏來到書中的時間點——朱宏晟為了挽救朱家酒樓焦頭爛額，原主怕父親擔憂，受到苛待從不抱怨，朱宏祺一家還不卯足了勁折磨她。

傳記後來提到，最後陶聿笙終是整垮了朱家，原主也絲毫無愧於自己身為炮灰的存在，不僅被伯父一家搶了嫁妝，還年紀輕輕就死在了宅門之中。

朱玉顏原本看《陶聿笙傳》看得津津有味，等故事進行到了陶聿笙鬥朱家，出現朱玉顏這個與她同名同姓的角色，她便覺得不太舒服了，之後朱玉顏死得如此窩囊，她索性直接摔書，後半本老娘不看了！

當時她還腹誹，要是換成她是古代這個朱玉顏，絕對鬧個天翻地覆，哪怕陶聿笙名留青史又如何，她肯定鬥得他一代首富的名頭都要換人！

然而，看著青竹提來晚膳食盒，布的菜全都是些清湯寡水的，朱玉顏幾乎氣笑了，對於穿越這件事不免有些微妙的猜想——不過是埋怨了幾句，至於這樣懲罰她嗎？她好像看到了書頁背面的作者照片朝著她嘲諷說：「妳厲害妳來！」

青竹見朱玉顏表情又不對了，不由再次苦口婆心地安慰道：「大姑娘，這陣子膳食已經比前一陣子好了！前些天妳病得極重，廚下只給粥水，說什麼府裡如今過得艱難，大姑娘還直嘆不如死了算了。之後妳昏迷了一天一夜，奴婢都以為妳要過不去了，想不到那日一個睜眼妳又生龍活虎了，真是謝天謝地。如今膳食裡都有青菜豆腐，大姑娘不是老說沒有肉沒關係，妳喜歡吃菜嗎？大姑娘可別再求死……」

「我見鬼的喜歡吃菜！」朱玉顏直接站了起來，吃了幾天的素，重點還不好吃！前幾日剛穿來她還按捺著觀察情況，現在她受夠了好嗎！「衣物被剋扣，冰塊被剋扣，連吃食都要被剋扣，她能忍，我不能忍！」

說完，她便舉步往房外行去。

聽得莫名其妙的青竹，又連忙攔住她，「大姑娘要去哪兒？上回妳想出院子，差

點被守院子的侍衛輕薄了妳忘了嗎？有事交代奴婢就好……」

「居然還養了色狼？」難怪原主不想努力了啊！

朱玉顏面無表情地大踏步出了房門，原主所居的海棠院花園並不破敗，花樹植栽還是有些下人在維護，想來是需要給賺錢工具人朱宏晟一個交代，所以表面工夫還是得做一做。

但她現在不想妥協了呢！

朱玉顏左繞右拐，走向海棠院門口，途中遇到的僕婦沒一個向她行禮，大多是視而不見或是面帶譏嘲，等她終於來到了關閉的院門前，那裡站著一名形容猥瑣的中年漢子，穿著護院服飾，一見到她來，竟是眼睛一亮。

「怎麼？大姑娘又不聽話了想出院子？老太太要是知道了，可沒有妳好果子吃喲！」護院的大手直接朝朱玉顏探了過來。

護院覬覦這個美人兒很久了，雖說院子裡的人都被警告不許提大姑娘的美貌，偶爾還要詆毀一二，讓大姑娘誤以為自己生得普通，但他是個貪花好色的男人，見的女人多了，哪裡不知眼前這個是極品，要不是那一身素淨的打扮不適合她，艷色還能再添幾分。

但他還沒能來得及碰到朱玉顏的玉手，她便身子一矮，抬腿送了他一記側踢，他只覺腰際一疼，然後自己就飛起來撞上了門口的大樹，直接昏死過去。

所有看到這一幕的僕婦都驚呆了，不由暗自直流冷汗，自己平素對大姑娘服侍不周，諸多嘲諷，大姑娘沒對自己來一記，著實是自己命大啊……

「給我開門。」朱玉顏沒有多廢話，直接冷冷地道，她絕不承認是自己看不懂這院門上橫七豎八的門閂要怎麼打開。

旁兒一名老婦竄了上來，恭恭敬敬地給她開了門。

反正大姑娘溜出院子去，也是護院的責任，自己識相的替大姑娘做點小事，說不定大姑娘便不計較以往她的態度不佳。

待到院門洞開，朱玉顏旋即目不斜視地走出去。

明明人還是那個人，衣飾裝扮也一樣無啥顏色，但旁觀的眾人就是覺得今日的大姑娘特別有氣勢，頭不低了，背也挺直了。

「正院在哪兒？」朱玉顏又問。

追上來的青竹機伶了，也不多說，直接帶著朱玉顏往正院去。

要是過往她可能還會問兩句，不過這陣子她總覺得大姑娘不太一樣，今日更是威武霸氣，說不定這回去正院，會有更多驚喜呢？

正院光看富麗堂皇的大門，就不知比海棠院要好多少，在夕陽的映照下，寫著蓮心院三字的漆金牌匾金光閃閃，頗為刺眼。

朱玉顏還沒踏進去，一旁的護院已經圍了上來。

「大姑娘，未經通傳禁止入內……」護院凶厲的話還沒說完，已然倒飛了出去，然後之後的事他就知道了。

朱玉顏收回了腳，看都沒看他一眼。

這傢伙顯然認出了她是誰，還沒眼色的對她大呼小叫，受罰活該！她御下向來賞罰分明，古代尊卑更加明確，下人騎到主子頭上，豈不該死？

隨著她前進，不是沒有下人前來攔路，但她殺雞儆猴幾個人之後，便無人敢再攔，眼睜睜地看著她直入中門。

「外頭嚷嚷什麼？」

屋內朱老太太正要用膳，大太太姜氏象徵性地站在一旁布菜，反正只要意思地夾個兩筷子，朱老太太就會讓她坐一起用。

然而外頭的吵鬧超乎尋常，朱老太太一向講究規矩，不由皺眉低喝了一句。

朱家是富戶，家大業大，按理大房能自己住一個院子，不過朱宏祺藉口方便孝順，大房便與老太太同住蓮心院，近水樓台，果然朱老太太被哄得飄飄然，如今眼中只有大房的人，屆時析產分家，大房能分得的好處自然更多。

順著老太太的話聲，朱玉顏大大方方地走了進去，一眼就瞄到桌上幾道菜，那是乳鴿吧？還有盤炙燒的應是羊肉，一道糖醋丸子，一道燒魚，幾道青菜不認識就罷了，還有一大碗又有藕又有肉的湯，這就是所謂的府裡過得艱難？而且這屋子裡還涼快得很，就是不知冷氣從何而來。

顯然只有她的海棠院是艱難的吧？

「混帳！這裡是妳該來的地方嗎？那些護院都幹什麼吃的？竟讓妳闖進來了？」朱老太太斥道。

「我說咱們府裡的護院下人也該換了，尤其海棠院的，一個個不頂用，連我一腳都受不住，這真要有賊人來了，靠他們保護，妳這屋裡那些景泰藍的牡丹花瓶都給搬光了。」朱玉顏視而不見她的憤怒，自在地打量著蓮心院浮誇的擺設，牆上的畫是名家大作，多寶櫃上的飾物擋到後世件件都是國寶，其餘的不說金馬桶那樣誇張，至少朱老太太座下那張椅子，是紅酸枝的跑不掉了。

朱老太太還待再罵，方才被朱玉顏放倒的護院下人們，此時終於爬進正門了，一個個鼻青臉腫，哭著向朱老太太要個公道。

尤其是守海棠院門的那個護院特別慘，還是被人抬過來的。

「老太太、大太太！妳們一定要給小的一個公道，看看大姑娘將我打成這樣……」

朱玉顏冷笑道：「什麼公道？你手都要摸上來了，我沒斬了你的手已經算厚道了，要不，等我爹回來再算？」

提到朱宏晟，朱老太太原本要出口的大罵也頓了頓，眼下府裡生計還得靠二兒子，暫時不能打壓得太過。

只不過這丫頭一向忍氣吞聲的，怎麼現在一副準備告狀的樣子？還有，她哪裡來的人手，把這些奴僕打成這樣？

見老太太不說話，那護院叫得更慘了，直接滾下擔架，涕淚縱橫地哭道：「老太太，我老娘是老太太的陪房……」

不待他說完，朱玉顏又是一記側踢，直接讓他飛出了門檻，這會兒不僅他沒了聲音，整個屋子裡也鴉雀無聲，有些在屋裡服侍的婢女嬪嬪們，更是直接嚇跪了。

朱老太太與姜氏全驚恐地倒抽口氣，一向只在內宅裡作威作福的她們，豈見識過什麼叫跆拳道黑帶五段？

真是，這一路踢到她腳都痠了。

朱玉顏拍了拍手來到桌前，毫不意外地看著兩位長輩隨著她的靠近同時往後縮了一下，「現在來聊正事吧！原來這蓮心院的菜色這麼好，比我海棠院只有青菜豆腐要好多了。」

姜氏臉上有些抽搐，但她在婆母下人面前一向表現得寬和，便勉力擠了個笑容說道：「顏兒大病初癒，豈能用這些油膩的大魚大肉……」

「哦……原來大太太這般不懷好意？老太太妳可要小心了。」朱玉顏完全不想稱呼她們什麼伯母祖母之類的，索性跟著大夥兒叫。

她指了指桌上幾道肉菜，「聽說卒中什麼的，就是吃得太油膩引發的，大太太直說這些大魚大肉的油膩，卻又全上了這些菜色，搞不好是要害老太太啊。」

朱老太太本能的看向姜氏，姜氏笑容僵了。

「我……我從來也沒聽過這個說法，老太太身體健朗，妳還在養身子，吃的自然不同。」姜氏勉強說道。

「我覺得我身體好了。」朱玉顏好整以暇地比了比還昏在外頭的那個護院，還有嚇得面如土色的一干奴僕們。

朱老太太沉著臉，雖然有些嚇著了，卻不想這樣妥協，她一輩子被人奉承討好，即使眼下她有些怕，也不甘示弱。

很快地，她整理好心情，嚴厲了面容，坐直了身體，想擺出老太太的派頭，「不過少兩口吃的，妳這小輩到蓮心院來逞什麼威風？早與妳說過現下府裡不好過，膳食得精簡些，看來是教訓得不夠了？回頭妳再將女誠、女則抄個一百遍，沒抄好不許用膳……」

朱玉顏懶得廢話，直接又是一腳踢飛了跪在身邊的丫鬟，後者直接慘叫著步了護院的後塵——這個好像叫松枝還桂枝的，是姜氏跟前最得意的，這幾日沒少聽青竹說她總是仗勢欺人，現在一併處理了。

「府裡不好過，那老太太桌上的肉怎麼來的？」朱玉顏回想書中隱約提到二太太王氏也是富賈之家出身，雖然現在王家沒落搬離太原了，但王氏當初也是十里紅妝嫁進朱家，死後可留給了她一大筆嫁妝，不由唇角一勾。「總不會是用我娘留給我的嫁妝去補貼公中吧？」

姜氏心頭一跳，直向朱老太太使著眼色，今日顏丫頭瘋魔了，怕是這陣子欺壓得太過，所以豁出去造反！眼下她們沒有準備好對付她，又顧忌著這丫頭真會一反常態，在朱宏晟面前說三道四，索性先安撫她，再另謀計策，橫豎等丫頭冷靜下來就知道怕了，在她們手裡翻不出什麼浪花。

「哎哎，既然顏兒想吃，我讓灶下再備幾份肉菜送到海棠院去。姑娘家別這麼大火氣，動手動腳的，以後嫁不出去怎麼辦？」姜氏安撫著，想先送走這尊瘟神。

「我等不了灶下再開火，反正都是要給我，妳們桌上這些我笑納了。」朱玉顏淡淡地吩咐道：「青竹！」

看呆了的青竹激靈靈地一顫，姑娘打從病好後，性格陡然開朗起來，雖然她一開始也頗不適應，但一想到姑娘小時候本也是這般外放的性子，只是連續遭逢二太太亡故及大房碰磨的打擊，才整個人消沉下來，現在想通了恢復本性，好像也沒那麼難以接受。

如果說以前是柔弱的菟絲，現在就是明媚的薔薇花，只是這朵薔薇花，好像太厲害了一點兒，一路擋我者死不說，幾句話就讓平素威風八面的老太太及大太太服了軟。

至此，青竹心中對自家大姑娘已經佩服得五體投地，聽這話哪裡還有不懂的？馬上拎起擱在茶几上原本用來上菜的食盒，手腳俐落的把桌上幾道大菜全收了。

「這兩盤青菜留著，算我孝敬長輩的。」朱玉顏露出一記假笑，然後又繞過桌子走向朱老太太與姜氏，驚得兩個長輩都從原本的位置上跳了起來。

懶得理會她們的大驚小怪，朱玉顏摸了摸她們身旁的冰鑿，終於明白這屋裡涼快是為什麼，料想這東西這麼沉，青竹那小身板估計也搬不動，她索性指了兩個跪在一旁看來五大三粗的僕婦，「妳們，把這搬到我的海棠院。」

兩僕婦為難地看了眼朱老太太，但後者臉色黑沉沒有任何反應，反倒是姜氏幾不可見地點了點頭，那兩人才連滾帶爬的起身，將那沉甸甸的冰鑿搬走。

而後朱玉顏頭也不回地走了，青竹在後頭連忙跟上，就怕晚了一步她會被打死在這蓮心院。

直到人走遠了，朱老太太才氣急敗壞地一拍被搬空的桌子，「反了！反了！這丫頭怕是要上天了！」

姜氏連忙拍了拍老太太的背。「老太太息怒，顏兒大逆不道，等老二回來再讓他教訓，何苦氣壞了自己身子。」

「老二寵那丫頭寵得沒邊了，還會教訓她？這等孽障就是他教出來的！」朱老太太喘了口氣。「就是不知那丫頭力氣怎麼變那麼大了，居然連護院都被她打倒？」姜氏在老太太見不到的角度不屑地抿了抿唇。「咱們府裡一向太平，那些護院大多是老太太您……呃，多是攀親帶故來的，就是做做樣子，也沒幾分真功夫，才會被一個丫頭輕易放倒。下晌兒媳到牙人那裡買幾個厲害的，保證治得那丫頭服服貼貼，就是顏兒也老大不小了，一直待在府裡也不是辦法，得快些將她嫁出去……」以絕後患。

「那她娘留下來的那些東西……」朱老太太遲疑。

「王氏嫁入咱們朱家，帶來的自然就是朱家的東西。何況府裡現在被二弟弄得入不敷出，總得補償些許。待我替顏兒尋一樁好親事，那親家必然是我們拿捏得住的，屆時王氏留下來的嫁妝，還不是我們說了算？」姜氏的眼神有些陰沉。

朱老太太終於真心地笑了。

## 第一章 第一印象是囂張

什麼抄百遍女誡、女則？沒有的事！

朱玉顏飽餐一頓後，還泡了一個花瓣澡。

有了傍晚的前車之鑑，現在海棠院的奴僕都乖得很，還替她將冰鑿裡的冰換了，

放在暗間，讓她美美地睡了一覺。

隔日起身，早膳果然不再是青菜豆腐，有了一籠包子，幾道小菜，雖然仍算不上豐盛，不過朱玉顏也懶得計較了，總不能每吃一回飯就去蓮心院翻一次桌，她又不是閒著沒事。

用完膳後，她摒棄了過去那些顏色淺淡的衣服，指定了一套胭脂紅繡白梅的窄袖細絲薄衫，頭戴金步搖，然後薄施脂粉，過去被隱藏在樸素衣著下的美貌果然大放光采，那四射的艷光讓青竹都看呆了。

原主的長相倒與現代的朱玉顏像了七、八分，偏向艷麗大氣，穿那些素雅的衣服反倒顯得呆板，既然她打算反抗，打扮就按自己喜歡的來。

她一點也不怕被人認出是換了芯子，畢竟原主的存在感實在是低，大多數人並不瞭解，再者不管她外貌性格如何變化，想法不是太天馬行空的人，也不會往借屍還魂、靈異怪誕那方向想去。

今日，朱玉顏決定到朱家酒樓去探探狀況，遂出海棠院命人套了馬車，朝著太原最熱鬧那條街行去。

她知道要保住朱家，酒樓絕不能出事，書中朱家最終家破人亡，她自然不能放任這種事情發生，即使在古代她也還想長命百歲，榮華富貴。

況且，要與名傳千古的陶聿笙正面槓上，她還頗為躍躍欲試，有點小興奮呢！

聽青竹說，朱家酒樓的李掌櫃是朱宏晟一手帶出來，妥妥的自己人，在朱宏祺介入酒樓經營興風作浪時，李掌櫃憤而辭工，是後來朱宏祺搞砸生意，撂挑子不幹了，朱宏晟才好聲好氣地將李掌櫃請回鎮場子，否則朱家酒樓老早就關門了。

只不過……朱玉顏立在朱家酒樓前，眼下雖然不是用膳時間，但連路上的攤販都多多少少有幾個客人，這酒樓卻明顯門可羅雀。

酒樓有三層高，對照左右街上建築，算是這一帶最氣派的。然而抬頭看上去二、三層樓窗戶緊閉，窗板都落了灰，唯一敞開的一樓大堂，跑堂的都比客人多，還有一個在門口招攬客人的，直接無精打采蹲在台階上，手布巾揮呀揮，閒得在打蒼蠅。

她逕直往酒門大門行去，門口那跑堂嗖地一聲站起，帶著討好的笑意迎上來。

「這位姑娘可是要用膳……青竹？」

他認出了青竹，卻不認識朱玉顏——畢竟過去原主大門不出二門不邁，外人不識得也理所當然。

朱玉顏不介意地擺擺手，「我是你們東家的女兒，找你們李掌櫃。」

跑堂驚訝地張大了嘴，是曾聽說東家有個女兒，但從沒見過，還以為見不得人，想不到長得如此花容月貌，光是站在那兒就讓人覺得氣勢不凡，就算是京師那些公主郡主什麼的，也就這樣了吧？

他連忙恭敬地將人迎入，雖說樓上廂房都關閉了，一樓仍然有以屏風隔出的雅座，跑堂連忙將人請到最亮堂的位置坐下，然後快步去尋李掌櫃。

李掌櫃聽聞是東家的女兒，一臉納悶地由櫃檯鑽出來，進了朱玉顏所在之處。

他在朱府驚鴻一瞥見過朱玉顏，當時僅覺普普通通，沒留下多大印象，然而現下

一瞧，先不論其殊色，坐在窗邊品茗那股子從容不迫，就不是一般閨閣女子會有的。

於是他態度更加慎重了些，並未因為她只是個女流之輩而有所看輕，上前先行了一禮，待到朱玉顏示意讓他坐下，方才落坐。

「我們朱家酒樓生意一向這麼差嗎？」她單刀直入地問。

「倒也不是，過往都還可以，去年因為換成大爺管事……呃，之後出了點事，兼之府城又開了一家陶家酒樓，把我們的生意搶去不少，所以漸漸的客人就少了。」李掌櫃保守的解釋著，畢竟他不知道自己能透露多少，大姑娘想知道的又是什麼。朱玉顏淡淡一笑，「大爺左右不過是能力不足，一個外行人卻指手畫腳，胡亂安插自己人壞了原本酒樓的秩序，再做幾個錯誤的決策，被陶家趁虛而入，是吧？」李掌櫃聽得冷汗涔涔，大姑娘果然不是省油的燈，批評自己大爺批評得理所當然，說得也一點沒錯，他卻不敢回應。

「就算被大爺禍害了一陣子，但酒樓也不至於小貓兩三隻都沒有吧！這裡可是太原最繁華的地段。」朱玉顏回憶著自己從朱府一路來到這兒的風景，確實這一帶應當是首善之區，商販全集中在這塊地方。

李掌櫃苦笑，眼看大姑娘顯然不是好糊弄的，終究倒豆子似的全盤托出。

「去年大爺管事時，突然不收我們一向往來的菜販及屠戶的菜肉了，改而向他自個兒認識的人採購食材，然而大爺換的那批人以次充好，菜爛肉餽，什麼髒的臭的全往酒樓送，仗著有大爺撐腰還退不得，做出來的菜味道都不對了，客人抱怨連連，最後還害得縣衙一名典吏全家吃壞了肚子，告上縣衙，還是二爺賠了大筆錢財，上下打點才將此事壓下。」

太原府治陽曲縣，府衙及縣衙只隔了兩條街，事情只在縣衙就壓下沒鬧到府衙，已經是朱宏晟神通廣大了。

李掌櫃嘆口氣續道：「之後大爺將爛攤子丟回給二爺，可趁着二爺忙著官司的事，陶家酒樓將我們原本那些供應肉菜的商販全網羅了去，後來二爺回頭要再重新與他們合作，人家早就把東西都賣給了陶家酒樓，也與他們簽了新的契書，哪裡還有我們挽回的餘地。」

「所以我們酒樓倒不是沒客，而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，很多招牌菜做不出來，客人自然不來了。現在還開著門，只是不想讓人以為朱家酒樓倒店了，撐著門面罷了。」

「所以我爹這些日子不在，是去尋新的供貨商了？」朱玉顏問道。

「是的。二爺去尋新的食材商販，說不得還會走訪村鎮，直接向農戶採購菜肉，這麼做價格還會更便宜些，就是送貨距離遠了，怕食材不新鮮，並不容易找到適合的。」

經這麼一解釋，朱玉顏對於朱家酒樓的處境也算明白了七七八八，她思忖片刻又道：「你和我說說陶家酒樓是怎麼回事？口味比起我們朱家酒樓如何？」

「陶家酒樓開了有兩年餘了，地段雖沒我們朱家酒樓好，卻也不差，就在隔壁街。前半年他們生意並無多突出，朱家酒樓卻是在二爺手上客似雲來，之後他們轉了

菜系，本來賣的菜與我們差不多，突然改賣江南菜，整個酒樓大堂的佈置也煥然一新，就打出名號了。江南菜講求食材的原味，擺盤精緻，再加上陶少爺針對咱們本地人調整了味道，吃起來鮮甜清爽，卻又不會淡而無味，客人就越來越多了，直到咱們酒樓出了客人吃壞肚子那樁事……」

「我懂了。」朱玉顏止住李掌櫃的欲言又止，心忖那陶聿笙還懂得因地制宜，不錯不錯，她不能太小看古代人。

「那陶聿笙是什麼樣的人？」面對敵人，總得要先知己知彼。

「心思縝密，深謀遠慮，但表面不顯，見過他的人只覺溫文儒雅，風度翩翩，謙和有禮，端的是濁世佳公子。」

李掌櫃忍不住多看了朱玉顏一眼，記得大爺曾異想天開提過把大姑娘嫁給陶聿笙，換取陶聿笙不要針對朱家，還對外放出此風聲想試探陶家，但二爺極力反對，此事方不了了之。

現下一看，大姑娘天人之貌，心思玲瓏，與那陶聿笙卻是般配——只是這話打死他也不敢說。

朱玉顏點點頭，李掌櫃對陶聿笙的敘述倒與書本相合，只不過為商哪有不奸的，自古以來就沒幾個商人以德行揚名，她就不相信那姓陶的真有那般好。

唇角微微勾起了一點弧度，她對陶聿笙真是越來越好奇，該是時候會會他了！

離開朱家酒樓後，朱玉顏乘著馬車前往陶府。

陶府與朱府同位於城西，一個在北一個在南。朱府靠北邊，那一帶多是書院寺廟，環境清幽人文薈萃；陶府則在南邊，附近多官府衙門，勝在治安良好，兩處都是府城裡有錢人居住的區塊，就是南北兩處的人做的生意不太一樣。

以往朱家與陶家只在南北雜貨的買賣這塊有些交集，朱家的南北貨賣的是糧食和鹽，往北方倒賣，糧食需要土窯貯存，可久保乾燥不腐，所以府城西北邊的黃土壁上就有不少朱家的糧倉；陶家則做精布及絲綢，在南方經營得不錯，自也有南方海鹽的鹽引，他們需要的貨倉得潔淨乾爽，所以城西南幾個磚瓦蓋的大倉庫，大半都是陶家的。

只是在陶家也開了酒樓後，朱家的勢頭便不如以往，每況愈下。

朱玉顏默默回想著李掌櫃告知她一切關於陶朱兩家之事，考量著如何在其中尋求突破困境的契機，讓朱家起死回生。

馬車突然一陣晃動，急停下來，想得入迷的朱玉顏身子一晃，腦門差點往車壁撞去，幸好她習武多年，反應比一般人快，迅速抬手抵住車頂穩住，還有餘力去拽青竹一把。

待到震動平息，就聽到外頭車夫說道：「這位公子你沒事吧？」

「怎麼會沒事？沒看到我們公子都被撞昏了嗎？你們馬車怎麼駕的，我們公子活生生一個人站在那兒，你也能撞上來？」一個尖厲的聲音回道，聽起來是個剛變聲的少年。

車夫怒回，「明明是我馬車就要過了，你家公子突然由旁邊竄出來，才撞上的……」朱玉顏聽到這番對話，眉頭微擰。「青竹，下去看看怎麼回事，如果可以的話，花點錢打發他們，別耽誤了時間。」

青竹領命下車，便看到一名穿著長衫的書生倒在了馬車旁，頂上四方巾都掉了，一名青衣小廝在旁試圖將其扶起，一邊朝著車夫大罵。

互相對罵了一陣，那小廝益發氣急敗壞，眼看這裡是城隍廟前，香客眾多，趁著四周群眾開始圍觀時，更是放大了聲量，「我家公子叫馬文安，來到府城趕考，就被這勞什子的馬車撞了！萬一誤了我家公子秋闈，你們負得起責任嗎？」

「原來是趕考的學子，那得快去醫治啊！」

「就是就是，什麼都沒有考試大。這是朱家的馬車吧？朱家那麼有錢，肯定付得出醫藥費替這位馬公子醫治的……」

聽著眾人你一言、我一語的議論，話都說到主家頭上了，車夫汗都流濕了背脊，

「你們……你們不要胡說，我真的沒撞上他……」

「若沒撞上，我們公子怎麼會昏迷不醒？你們有錢人難道就可以為富不仁，撞了人不認帳嗎？」小廝得理不饒人，仗著輿論氣勢洶洶。

太原商人多，當地百姓最推崇的就是士子，所以無論誰是誰非，那馬文安光學子的身分就先贏一半。

瞧著一些明明沒關係的人，都要跟著鬧起來，車夫無奈說道：「你們究竟想怎麼樣？」

「我們要求的也不過分，既然你們撞到我家公子，就得把我家公子送到醫館，賠錢醫治。」小廝好不容易將書生背在自己背上，就要上前掀開車簾。

「慢著！車上有我家姑娘，豈可讓你們唐突了？」青竹站在車簾旁，連忙攔住小廝。

「就算你們車上是朱家家主，也不能不負責任啊！我們公子是妳家馬車撞倒的，現在都動不了了，讓你們送一程，也不算過分。」

小廝直接推開了青竹，背著馬文安居然開始往車上爬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只聽得那小廝一聲痛呼，整個人往後倒飛出去，被他背著的馬文安直接成了他的墊背。

在眾人還搞不清楚狀況時，一隻穿著織錦繡鞋的小腳兒慢慢收回了馬車車廂之中，繡鞋上的珍珠墜飾還一晃一晃的。

「痛死我了……」小廝摀著肚子哀叫，一時居然忘了自家公子還在他屁股下，指著馬車大罵。「你們朱家太過分了！居然欺人至此！我一定要告上官府……」

「我看你也不是很關心你們公子，否則怎麼還坐在他身上？」馬車裡，突然傳來一道冷淡卻輕柔悅耳的話聲。

「哎喲！我的公子啊……」小廝驚得跳了起來，不小心踩了馬文安一腳，只見馬文安不知是否昏著也痛，臉色都憋紅了，但就是不醒。

不待那小廝辯解，車裡的人又道：「明知車上有女眷還硬要上車，其心可誅！」

這下捅了馬蜂窩了，旁觀眾人的注意力馬上被帶偏，果然開始說起會不會是馬文

安想攀附朱家，才搞這麼一場戲。

小廝見一眨眼輿論風向居然轉了向，又怒氣沖沖地說道：「你們有錢人不能不講道理，撞到人不想負責……」

這話沒說完，小廝突然痛叫一聲，不知被什麼擊中。他摀著自己的臉，疼得眼眶都浮現水霧了，然後一小錠銀元寶從他臉上掉到他衣襟，又滾落在地，剛好滾到馬文安手邊。

眾人定睛一看，起碼有個十兩銀，這十兩銀別說醫藥費，把那對主僕的傷全治好再包他們吃喝住行直到秋闌結束都綽綽有餘。

於是眾人不再說朱家如何了，又開始指指點點地上的馬文安，這撞一下就能賺十兩，要不改天自己也找個有錢人的馬車撞一撞試試。

「走。」

朱玉顏又冷冷道一聲，馬車外的青竹連忙上車，車夫見狀也飛快的把馬車駛離，免得又被這對莫名其妙的主僕沾上。

在這群圍觀者之外，有輛馬車被阻攔道路，倒是把這鬧劇看得一清二楚。

車裡坐著一名華衣青年，面如冠玉，氣質溫潤，但那雙略帶桃花的眸微微一瞇，卻又透出了幾分風流倜儻。

「倒是不知道朱家女兒有這等氣魄。」朱家兩兄弟膝下加起來也只有一個女兒，馬車裡肯定是朱玉顏無誤。

清冷的嗓音如泉水淙琤，馬車裡的人，便是朱玉顏欲前去拜訪的陶聿笙。

而車內另一頭還坐著陶聿笙的親隨長恭，長恭一邊替陶聿笙添茶，一邊若有所思地點頭，「朱大姑娘平素大門不出二門不邁，自是名聲不顯，今日一見倒不似傳言那般貞靜。」

陶聿笙由車窗直勾勾盯著朱家遠去的馬車，「換個姑娘家遇到此等事都慌了，能像她三言兩語解決，打了人還讓人說不出話的，可不多見。」

長恭聽到這語氣就覺得不妙，他家少爺可很少對一個姑娘這麼感興趣的，「少爺別忘了，那朱家當初可是打算將朱大姑娘許配給少爺，當時少爺便沒理會……」

「你是否想得太遠了？」陶聿笙輕笑，手中一把摺扇，順手敲了下長恭的頭。「我只是驚訝這姑娘原來這麼有趣……不對！」

摺扇輕輕敲著手心，陶聿笙皺眉思索，而後眉頭一舒，「不能說她有趣，方才她可是千夫所指卻不卑不亢，還直接一腳把人踹了，天不怕地不怕的，也只有囂張兩字能形容了。」

就是初次相見，只見到一隻鞋襪精緻的玉足，有些可惜罷了。

不知怎麼，那鞋面上一晃一晃的珍珠墜飾，像在他腦海中點開了一陣漣漪，揮之不去。

長恭無言地看著他，總覺得不太對勁，索性轉頭讓車夫快些出城。

他家少爺頂多只是一時興起，這回去北境可有得忙的，相信很快就會忘了這個囂張的朱家大姑娘。

陶聿笙出遠門，朱玉顏去陶府自是撲了個空。

「找個人打聽一下陶府的馬車往哪裡去。」朱玉顏交代了一聲，給了青竹一個荷包，後者便下了馬車。

青竹家境不豐才會被賣入朱府，但自小住在太原府城裡最龍蛇混雜之處，自也認識一些三教九流之人，花錢託人打聽一點簡單的消息並不難。

之後，馬車直接回了朱府。

朱玉顏逕自回海棠院，洗了個澡消了暑氣，換好衣服正考慮著是否來個下午茶或睡個午覺，蓮心院便來人通傳老太太讓她過去。

老太太會召自己可是稀罕事，過去這府裡都視原主這個二房嫡女如無物。

此時剛到申時，午膳已用畢，晚膳又太早，橫豎閒著沒事幹，不如去瞧瞧那些所謂長輩又要鬧什麼。

朱玉顏從善如流，隨著人來到蓮心院，見除了朱老太太，姜氏自然也在場，還有兩個看起來年紀十七、八歲的少年。

朱玉顏雖不認識，但能出現在都是女眷的場合，還就近坐在姜氏下首，不難推測應是大房的雙胞胎嫡子，一個叫朱遠望，另一個叫朱遠景。

兩兄弟顯然沒想到平素自己漠不關心的從妹，不過簡單的打扮卻像會發光似的，整個人奪目起來，眼中同時出現了驚艷。

朱玉顏才不管這兩個傢伙是什麼反應，裝模作樣的一一問了聲好，呆站在那兒一會兒，見朱老太太連看都沒看她一眼，顯然沒有讓她坐的打算，便自個兒大搖大擺的挑了個位置坐下。

朱老太太都氣笑了。「瞧瞧，一點兒規矩都沒有！我讓妳坐下了？」

朱玉顏才不理她這下馬威，「如果老太太是叫我來這裡站的，那站哪裡都一樣，我走了，不用送。」

說完，她還當真起身就要出去。

姜氏連忙出言留人，「別走別走，叫妳來自是有重要的事要說，怎麼這陣子妳氣性這麼大呢？」

朱玉顏順水推舟的坐下，還自顧自的拿起旁邊茶几的糖餅吃了起來。

這是晉中有名的灌餡糖餅，就是在麥芽糖裏芝麻做成的餅中灌入桂花餡或玫瑰餡，外殼酥脆內裡綿軟，甜而不膩。

桂枝很會做這類點心，朱老太太甚喜，朱玉顏見了自然也不客氣。

只要人沒走，長輩們也不想追究她的態度問題了，畢竟上回她凶殘的手段令人心有餘悸，姜氏開門見山地說道：「聽說顏兒今日出門，馬車在城隍廟那裡撞了人，是一個書生，名叫馬文安的？」

朱玉顏秀眉一挑，放下吃了一半的糖餅，諷笑道：「我由城裡回府，才不到半個時辰吧？在外頭發生的事，太太倒是比我都清楚，我還不知那人叫什麼、是什麼來歷呢！」

姜氏被她一噎，沒料到這丫頭除了脾氣見長，竟也伶牙俐齒起來，她總不能承認

那車夫是自己的人，專門用來監視她的。

朱玉顏狀若無事地用手指玩了玩擋糖餅的青花瓷盤邊緣，「依我看，那人純粹就是裝暈來騙錢的。」

「妹妹慎言。」朱遠望突然開口。「如今在府城等著考秋闈的士子，雖來自四面八方，都有各自的文會書會參加，卻也是會互相交流的，那馬文安在他們的圈子裡，倒是有幾分名聲，以他的德行，不可能做騙錢的事。」

「確實。何況馬文安看起來也是個不差錢的，不會為了幾兩銀子，做那般危險之事，他可還要參加秋闈，身體最為重要，馬虎不得。」朱遠景也替馬文安背書。姜氏誇張地低呼一聲，用帕子摀住了嘴，「聽說馬文安都被撞昏了，不會出事吧？」屋中眾人責備的目光同時投向朱玉顏，後者依舊雲淡風輕，甚至還嗤笑了一聲。

「你們會知道得這麼清楚，是車夫說的吧？你們現在一人一句都說我乘的車撞了人，可車夫當時口口聲聲沒有撞到人，所以你們到底相信車夫，還是相信那叫什麼馬文安的？」

所有人都僵在了當場，被這打臉似的反問說得啞口無言。

朱玉顏淡淡一笑，拿起剩下的半塊糖餅，繼續慢悠悠的吃著。

末了，還是習慣當和事佬的姜氏出來打破僵局，「其實我們會說這些也是為了顏兒妳好，畢竟女孩子家的名聲重要，馬文安為了妳受傷，傳出去總是不好聽。」

「我已經問過遠望和遠景，那馬文安院試的成績不錯，雖然不是廩生，倒也稱得上前途無量。況且馬文安並無妻室亦無訂親，家境不錯。今兒個我便豁出去這張老臉，替妳去向馬文安賠個不是，說不定還能替妳找一樁好姻緣……」

「我吃飽了。」朱玉顏嚥下最後一口糖餅，實在是聽不下去了，直接由座位上站起。「嫁人的事，直接去問我爹。」

就這麼一句話，又堵住了所有人的口。

親事向她這個黃花閨女提，總是不像話，子女婚事誰家不是父母做主？只要朱宏晟還活著，按理就連朱老太太都不好越過他。

而現在朱家就靠朱宏晟穩住家業，就算朱老太太有心壓他，也不會選在這個時候。況且連陶聿笙這等出類拔萃的對象，朱宏晟都不讓嫁了，更別說馬文安那不知哪個旮旯跑出來的騙子？

帶著冷笑，朱玉顏逕自告退出了蓮心院。

回到海棠院時，青竹已經在屋裡候著，見到主子進來，馬上迎了上來。

「大姑娘，已經查到了，陶公子出遠門是往西北去了寧夏。」青竹恭敬地說道。

「寧夏……」朱玉顏仔細回憶了一下《陶聿笙傳》的內容，忽而靈光一閃。「現今是什麼年份？」

「是榮盛二年，去年新皇才登基的，大姑娘妳忘了嗎？」青竹詫異。

朱玉顏微微笑了。

榮盛元年，新皇登基，朝廷收復了關外黃河河套一帶。新皇想有一番作為，便派遣總兵及流官前去治理，那些官員在寧夏衛外設了一個榷場，讓北方的外族人能

來做生意。

如果她沒記錯，陶聿笙早早就相準了北方大批牛羊的商機，肉可食，毛可織，乳可飲，才會大老遠跑到寧夏去。

北方牛是肉牛，與本地耕牛不同，是可以宰殺來吃的，兼之北方牛羊膘肥體壯，肉品市場上很有優勢，他的陶家酒樓若得到這些牛羊又能更上一層樓，而朱家酒樓好像就是受到這致命性的打擊，便一蹶不振了。

「青竹，替我收拾行李，我要出一趟遠門。」朱玉顏突然說道。

青竹雖然不解，卻是精乖聽命，默默的就去收拾了。

目光悠遠地望向了北方，朱玉顏只覺內心澎湃洶湧，終於要和那人對上了嗎？

這一回她肯定會給陶聿笙一個驚喜，讓他知道朱家不是那麼好拿捏的。